

寻梦 我的村庄

青年学生如何走上社会寻找自己的社会地位?
农村少年如何走入当代社会大潮改变自己的命运?
亲情、友情、爱情会释放出什么样的能量?
请看当代青年学子的真实自述!

(中)

我的村庄

主编 王永前 雷刘功

当代青年学子的真实自述

◆求学交友

◆恋爱求职

◆奋斗成功

青年·我

青年学生如何走上社会寻找自己的社会地位？
农村少年如何走入当代社会大潮改变自己的命运？
亲情、友情、爱情会释放出什么样的能量？
请看当代青年学子的真实自述！

我的村庄

(中)

•求学校友
•感恩求索
当代青年学子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我的村庄：当代青年学子的真实自述/雷刘功,王永前主编
·北京:西苑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80108—138—4

I. 寻… II. ①雷…②王… III. 青年心理学—通俗读物
IV. B8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7171 号

寻找我的村庄——当代青年学子的真实自述(中册)

编 著 雷刘功 王永前

出版人 杨宪金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100143
电 话:010—88624971 传 真:010—88637120
网 址 www. xycbs. com E-mail: xycbs8@126. com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mm 1/32
字 数 208 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3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08—138—4
定 价 89.50 元(全 3 册)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 一半是博士 一半是农民（续）
——三十五自述 焦国标（1）

★童年第一件刻骨铭心的事是父亲的去世，那年我6岁多点儿。父亲的慈爱有些病态，他给孩子们拉在尿布上的屎打了一个传诵至今的比方——鸡蛋花儿。

★大三大四迷上了罗素的哲学史，精约与深刻令人惊诧莫名，其冲击力不亚于开辟鸿蒙，领略思辨之美自此始。

★中国青年真正理解社会是从找工作开始的，找工作使我们一下子回到了魏晋时代，门第出身十分了得……

★我读书和思索的中心围绕着中国农民展开，为此曾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请

建议书。

★梁、胡二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也影响了我，不做书斋学问，不玩知丧志，不为晋升职称写作，不写背心背理之作。

★黄宗英大妈与冯亦代先生结婚时说：“我曾经嫁给大海，我不能再嫁给小溪。”

★作者的话：人有人的尊严，人有人的规矩，我不想用猫狗的伎俩破坏人的规矩。

像个女兵 裴娅莉 (9)

★我坐在算命人面前放着的那一块半截砖上，伸出手去。他几乎连看都没看，说：“你没有前途。”

★别人给予我的另外一个赞誉是朴实。我相信朴实是一个褒词。但是我不喜欢。这个词就像我高中时代穿过的那件旧的绿军装，我根本不愿提及。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读书早已从仅仅是为了考试升华到为了感受快乐。从本科到硕士毕业的7年时间当中，自愿与自觉交互支配着我，我既像过去一样时刻自

我强制着坚持苦撑着读书，又在大量的书籍中看到了一个无比丰富而瑰丽的世界，激发起我无穷的兴趣，充实着我的内心世界，使知识成为我压倒一切的一种追求。

★但是我的初恋几乎没有欢声笑语。与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似乎只有诗与诗社；再拓宽一些，还有与诗不能脱离的伤感。其余的，怕只有匆匆地走在他身后了。

★有质量的自由是有代价的，它必须以对艰苦的体验作为基础，它必须以对规划的长期遵守为前提。一个不懂得遵守规则的人，是永远不会知道自由的涵义的。

★当我从书商手中拿到 600 块钱稿费时，觉得自己像是抱着大杯子喝水的卡车司机，或者像在田里挥汗，锄完长长一畦地的爹娘。

★在读硕士期间，我收到一封似乎是求爱的信。我以为所有的人都与我一样真心实意。这样居然开始了一场恋爱。但是当我将自己的定向生身份向他说明时，他说：“你怎么不早说呢？”不久，我就又收到一封希望分手的信。

★作者的话：我有一个久积于心的愿

望。这个愿望是：作一个希望用一生读书，用一生教书，也希望用一生写作的人。

恕我直言 徐江武 (48)

★一个瞎子给我相命，说我的命是“一只孤雁落沙滩”，并拒绝收我的卦费，同情地对我说：“贱命不要钱！”

★我实在无法忍受南方某部落残酷的体罚教育（我亲爱的父亲是酋长），便冒充80年代末的大学生混车北上，寻找自己的母爱。

★爱一个人必须忠贞吗？如果不忠贞了，还能爱一个人吗？

★母亲对我说，如果女人变了心，就不要再挽留了，虽然还有些留恋，但你在软弱之前做决定就是坚强的。

★她翻出我百般掩藏的日记，哭着记下了每一个她自以为受到伤害的日子。她认真地写道：不要辜负我，否则我会很残忍！

★真正残忍的不只是失去爱情，而是失去友情和亲情。

★L不是自杀，也不是他杀，我一直认为他是找死。当我亲手抱着L送他进入太平间冰冷的抽屉时，我仍然相信他游泳技术很好。

★作者的话：学会用一种平静的心情，不再为任何目的而慢慢地等待。

苦菜花开 秦志勇 (71)

★我们肯定会做出一些事情让世界看看清楚，谁敢笑我的无知，那是自取其辱！

★“领导”这词真他妈的俗，现在时兴叫“哥们”。

★父亲在病魔的肆虐中抗争了17年，如今我行将毕业，如果能找到一份饭碗，那该多好。

★像几年前还好，一般在什么报社实习，留在那个报社工作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是目前不行了，首先很多的报社编制已经饱和，另外招收新同志的要求逐年提高，没有过关斩将的勇气和实力，恐怕再好的机会也会和你失之交臂。

★一切的一切表明，自己的事情只有

自己做。我把手中的烟蒂一扔，再苦再累，我他妈的自己扛！官渡之战，哀兵必胜！

★为了来北京，我破釜沉舟，深圳、广州、武汉、南京、上海……每一个城市我都有机会，但我一直没有离开这儿，好象我就出生在这儿。

★家乡有一种草，叫“苦菜花”，这种草并不显眼，但它开出的小花却是那样的素朴、迷人……

★作者的话：我从不认为我的生命中存在侥幸，一切都是奋斗的结果，我同样不认为找工作是一种赌博，没有自信就不会笑到最后！

我的一九九七 段宏庆（107）

★我用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换来了众人的笑颜，然而当我毕业找工作时，一位老总的提问我差点没噎着。这位老总问：“人民大学是不是民办的？”

★当我被当作皮球踢来踢去时，我决定去做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老师。

★当学生们齐刷刷的眼光投向我并不

高大的身材时，我觉得自己神圣而又自豪。我以自己的能力证明，我胜任老师这一职业。

★当老师并不是没有烦恼，只是你面对一群纯真的孩子，你的心灵也会净化许多。

★1997年已悄悄地走了，正如来时一样无声无息。我跑到院子里，对着其他老师的屋子大喊：“新年快乐！”我真的很快乐，因为新的一年里我不会再有那么多做不完的事，不会再面对那么多困难的选择，因为我已作出了选择。

★作者的话：人生没有最好的选择，但选择了便是最好。

一半是博士 一半是农民 (续)

——三十五自述

焦国标

求 职

我的两次求职经历，一次是硕士研究生毕业时，一次是博士研究生毕业时，很有戏剧性，值得一说。

1989年，我研究生毕业，当时中国社会刚风行自我设计。我在1986年开始读研时，与洛阳师专签有协议，毕业后到洛阳师专教书。自我设计了以后，我的心很摇动，就这么回洛阳，心有不甘。大学毕业时，因懵懂地签一纸委培协议，未能参加毕业分配。研究生毕业要履行那协议，还不得参加毕业分配。两次毕业，却无一次毕业分配的体验，这人生也太不完整了。找坎儿跳是年轻人的天性，不行，我也得设计设计，也得改一改固定了的人生航道。

以当时的心态，以中文系的出身，记者行当当然是一块天鹅肉，一般的癞蛤蟆只是想想而已。我是癞蛤蟆中比较优秀的那种，我想了，并且开始为吃天鹅肉做准备。从哪里做起呢？我把当时新华社社长穆青先生也给自我设计进去了。我和穆老是杞县同乡，就以乡晚身份给穆老写了一封毛遂自荐信。信中我特意用了自我设计这个词，有测试穆老思想开放程度的意思。在他那样高位上的人，一听年轻人说自我设计就气得如螃蟹发怒的大有人在。如果不发怒，表示理解，此老必是蔼然长者，乐于提掖后进，呵护后生。我还清楚记得，信中我还用了祁奚荐贤内举不避子的典故，言下之意，何况我们只是同县乡亲呢？

穆老不愧是蔼然长者，他不仅没有发怒，而且我很快收到了来自新华社总社的回信，是穆老责成总社干部局写给我的。信中说，穆青同志对此很重视，要我到新华社河南分社联系实习事宜。这封回信我现在还保存着。简直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我居然能收到这样一封回信！兴奋和感激有笔难宣。

河南分社采编主任赵德润先生，现在早已是分社社长了，接待并安排了我的实习。赵主任给我的第一个采写任务是写一篇关于开封小吃的报道。实习最后的结果是河南分社决定接收我到那里工作。问题出在我本人身上，前面说了，我与洛阳师专签

有委托培养协议，不是自由身了。分社派人到河南大学调查我的情况时，这个问题才摆到了桌面上。就在那张桌面上，学校另把研究生会主席推荐给分社。我是一个多月之后才知道这个消息的。本来进人指标就是国家资源，既是国家资源，就人人有份，没有必要让我知道的。只是起初那块肥肉叼在我乌鸦嘴里，自己不小心，无能耐，落在等在下面的狐狸嘴里，我虽然无话可说，可理与情的矛盾折磨得我好苦。在郑州赵主任那里印证了这个消息之后，我清楚地记得在由郑州返回开封的列车上，我将头伸向窗外，一任风吹，好让我的心冷却下来。读者朋友看到“列车上”云云，可能心里咯噔一下，莫非焦国标要跳车寻短见吧？谢谢您的担忧，告诉您，我还真有一丝这念头。只有一丝，而且一掠而过。从此以后，我越来越有一种清晰清醒的感觉，我感觉与抗日战争期间梁漱溟先生由香港潜回内地时的自信有些仿佛。当时，朋友为他此行的安全担心，而他却不以为念，说他不可能死，他是有冥冥的使命的，使命没完成，他不会就这么走。我没有这么自信，我不认为我负有某种使命而降生，而生存，可我清楚我自己的分量，我能做想做要做的事，我至今还没有发现谁也能像我一样去做。因而，无论如何，我决不拿死作解脱，我要做那份只有我能做，我不做就没人做的工作。我的生命没有那样脆弱，

也不能那样脆弱。

最后我如约回到洛阳师专任教，可是已经挑起来的作记者的胃口却没有关闭。黄宗英大妈与冯亦代先生结婚那一阵子，报章上常引用黄大妈的一句话，“我曾嫁给大海，我不能再嫁给小溪。”我也一样，新华社社长曾特意指示关照过我，新华社河南分社曾决定要我，我得自尊自爱，眼界不能放低。我开始自学新闻学，准备考新闻学博士。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洛阳师专工作满4个年头之后，我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博士。

接下来要说博士毕业求职了。我先交个底，这场求职也是以失败告终的。这个失败我指的是没有如愿。别人的失败是什么我不管，我坚信我的失败其实就是“成全”。真的，我人生的一系列失败最终成全为我之为我，我的弯路会使我走得更远。我感谢这些失败，我感谢这些弯路。我的意愿和我的宿命是有出入的，但无论我的宿命多么有背于我的意愿，我都真诚感谢我的宿命。我清楚地知道，我的意愿是小我的，我的宿命是大我的。我会毫不犹豫地鄙弃我的意愿，我尊崇我的宿命，任何时候！

就在我来京读博那一年，1993年，穆青先生从繁忙的新华社社长任上退了下来，清闲许多，我常到穆老府上或办公室存问请益。读博的第二年，我与穆者谈起毕业后的打算，试探着表示希望能到新

华社《瞭望》周刊工作，没想到穆老竟满口答应。告辞出门时，穆老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我站在台阶下，穆老说的那句是“欢迎你到《瞭望》来工作。”我总共跟穆老谈过4次这个话题，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读博的最后一年，春节前夕，毕业分配已经到了关键时期。该回家过年了，我到新华社新闻中心大厦六层穆老的办公室给老人家拜年告别。那时已经是农历的腊月二十八九了，穆老一见我就问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回家过年。我就直言说，毕业分配，年前年后很关键，心里不踏实。“放心回家过年去吧。”穆老的语调平静而又轻松。

春节返校后，大约是3月份的样子，我通过电话告诉穆老，我希望拜访一下《瞭望》周刊的总编辑陈大斌先生，求穆老传话。我很快得以见陈先生，但谈话时间只有几分钟，一个主要意思是进入是由李孝白书记他们一拨人主管，总编辑不抓进人事宜。最后，我参加了《瞭望》的录用考试。考试结果是副总编辑、著名杂文家陈四益先生告诉我的，说我考试成绩不算突出，学历虽然是最高的，可大学毕业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也差不多，其他人也有发表的作品，总之我不是绝对的好，所以也就不可能绝对地录取我，录取别人也是一样。陈四益先生话很委婉，本意是在安慰我，是好意。“总之”后面的推理是我从陈先生的话里顺延出来的，尤其致命的

是，我在这场考试的命题作文《法律与道德》里提出，终极意义上，道德是无用的，比如我爱一个可爱的女孩，如果不是怕法律制裁，我会做个山大王，把她抢到山上做压寨夫人。大意如此，不是原话。我的本意是强调法律的重要，可我忘了我是在中国，而且是在这样的考试场合。在中国，谁敢不把道德二字一个写在左脸，一个写在右脸？我的目的是护法弘法，可这种提法给自己带来的负面效应无可衡量，它足以抵消你一切优势，以此理由怎么处分你，你都百口莫辩。

我真的没有再辩解什么，我没法说我的学历最高、我发表的作品最多、我的本意是护法，我怀疑考卷评阅的公正性，你们为什么不录用我？在全国毕业分配、录用考试都没有透明度、没有客观标准的时候，我没有权利要求我毕业求职能独个享受例外。即便我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起诉它透明度、公正性存在问题，我相信我得到的必是另一个伤心的经历。

我只把落选的结果告诉穆老，原因未说，穆老则问也没有问为什么。这一点我真佩服老人的人情练达，洞悉时世。在这件事上穆老最后的话是“我现在也不在任上了，只能建议，不能下命令让他们接收你呀。”这肯定是不成问题的，我很理解。我感到难过的只是，穆老自从离任以来3年时间里，是我第一次让他切身感到现在自己到底是离任了。我

感到自己实在罪过。老人说“欢迎你到《瞭望》来工作”，老人说“放心回家过年吧”，老人帮我约见总编辑，也都是离任之后的事，那时他无论如何想不到结果会是如此。如果能想到这样的结果，老人恐怕不会那样地大包大揽。穆老不是那种轻易承诺、口惠而实不至的人。而且不仅仅是穆老的话第一次这么重的落到了地上，关键是这话从正理上讲不该落地。老人家的前社长之尊且不提，只说他保荐的人，而立刚过，新闻学博士，读博期间发表文章 60 余篇，中国人民大学两个学年最高奖学金香港吕振万奖学金和人民日报奖学金获得者，从正理上讲，这样的候选人怎么可能落选呢？——落选就落选了，前面说了，我的意愿与我的宿命有出入，我的失败即是对我的成全，《瞭望》一事也是一样，决不例外，我不惋惜，我不悲悼。

两次求职，感慨很多。我们这个社会，人为的变量太多，社会生活中没有标准或有标准不遵循的领域太广阔。去年毕业的一位朋友的话很精彩，他说，中国青年真正理解我们这个社会是从毕业找工作开始的。今年一位正找工作的毕业生告诉我，找工作让他一下子似乎回到了魏晋，门第出身十分了得……

我补充说一件也是无准的事。我考博士费了许多周折，最后交给洛阳师专 3000 元钱外加一个 2800